

不通只是不同

作者：鄭頌安

爲什麼？

在哲學系的一次考試裡，其試題之一便不多不少，只有這三字。不錯，在生命旅途上，縱未脫口而出，這三字也會不時縈繞心頭——尤其是走到山重水複處。

紅光一閃，從右上至左下，把那人攔腰一斬！此後，他便凝固在一片蒼白中，自困於一個紅圈裡。

行人止步的標誌浮現腦海，皆因連掃幾次，手杖還是噠噠噠的打在牆上。但靠著手杖，半晌，又尋回出路了。這天的我於是笑了笑。

八年前卻不然，那是踏進大學校園的日子。那時，陽光經常灑遍校園，鳥語花香時刻迴盪風裡。三五成群的在高談大志，一雙一對的在細說柔情，獨個兒的則急奔征途。唯有我，垂首、無語、獨行。偶爾回頭，單單瞥見自己拖行廿年的那影子，胸口便被戳出一個窟窿，往事也如泉狂湧。

雖生來近視甚深，且在初中時被證實患有青光眼，我那時視力卻仍頗佳，旅程也因而未受擔擱。相反，因著這些障礙，家人朋友均加倍寵愛於我。加上學業成績不錯，朋輩關係不壞，廿年來，我確是坐上了無憂的直通車。

但在大學站，這列車卻終於停下了！

噹的一聲，大學生活是這樣展開的。由於視力衰退，在迎新營的野外定向裡，我一頭撞在燈柱上，並「贏得」了同學的竊笑私語。而在多次認錯人後，我只好不再主動招呼他人，也因而每每淪為分組活動裡的浮游生物。畢業後，從前往面試場所，到填寫申請表格，求職可謂處處碰壁。最後，還是不得已地踏上了失業之途，我也因而更不欲聯絡舊友了。

費盡心思，卻仍無法重啓直通車。無奈地，唯有朝著原定之目的地揮手作別。下車，在事業人際雙峰間的谷底，舉目環顧，一片茫茫。

但感謝上天，把我造成一個不可閒置的人。沉溺一會，我便走進了視障人士的圈子。在視障友人身上，我學到了適應視障的技能，更看出擁抱視障的重要。在視障圖書館中，我借來了各樣的錄音書，更發掘出對閱讀和寫作的興趣。在傷建共融的藝團裡，我擴闊了視野，更碰上一個實踐創作的機會。

就是這一步，開展了我脫蛹破繭的過程。而在自己剛剛擠破的一道小縫裡，我重新看清親友溫暖的笑臉，並依稀眺見另一支標桿。

在那藝團裡，我認識了一位朋友。他早已計劃拍攝一段關於視障的短片，因而正尋找樂意合作的視障人士。就這樣，正賦閒的我便開始創作首個劇本。半年後，我更寫成了首部小說。起初，自己尚無出版的念頭，詎料，拍片的朋友已替我找到出版的資助。。出版後，自己還在摸索前路，誰知，一份免費報章剛巧面世，正欲尋找新手，撰寫專欄……

一步、一步……無意間，會考寫作不合格的我竟踏上了這條獨特的創作路。想來，

這跟魯迅的說法有點相似——其實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

走吧，不然要被攝進那行人止步的標誌；走吧，旅程就是療程；走吧，路在腳下！

走吧！

不錯，道理就是如此簡單。跟那哲學試題一樣，其中一個叫教授給予甲等成績的

答案也不複雜——爲什麼不？